

## 評議：《大和心與情真說： 日本江戶時代的國學和晚明文藝思潮》

陳廣宏 \*

感謝會議主辦方，很榮幸參與此次盛會，並擔任大木康教授主旨報告的主持人。大木先生在海內外學界享有盛譽，他的學術經歷和成就無需我再贅述，借此機會，我想略述先生與復旦的情緣。20世紀八十年代，大木先生作為日本高級進修生來到復旦大學，專門研究晚明文學——尤其是通俗文學方面，與我的老師章培恒、江巨榮、黃霖等先生結下深厚情誼。這之後，他往來上海愈加頻繁，我也得以在復旦舉辦的學術會議上與先生結識。本世紀初，我因承擔日本住友財團資助專案「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中國學研究及其對中國學術界的重大影響」，數次到日本調查資料，受到大木先生的熱忱招待，並幫助搜集、借閱東京大學的相關資料，印象深刻的指點對明治學者齋藤木《日本倫理原論》一書的解讀，一直感銘於心。

近年來，因為與葛兆光先生領導的文史研究院一個國際交流計畫相關，大木先生幾乎每年都會率隊來復旦，同時開展一系列個人學術活動，包括演講、參加學術會議、出版中文著作等。他的專著《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》（2014）即作為「復旦文史叢刊」的一種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；《明清文人的小品世界》（2013）、《馮夢龍〈山歌〉研究》（2017），皆由復旦大學出版社組織翻譯並出版。其學術影響之大，從2007年華東師範大學已有王路寧完成《日本漢學家大木康研究》的碩士畢業論文、2013年「澎湃新聞·上海書評」刊出「大木康談明清江南文人生活」這兩個案例，即可窺一斑。

大木先生此次演講，可以說是日本思想史、日本文學文化史的一個重大關節問題，關涉對日本國學者本居宣長之思想資源、精神內涵的重新理解，同時也是中日近世思想與文學比較研究的一個範例。論文起首一段介紹已有相關研究及注釋標示的重要參考文獻，呈現簡明的學術史線索。就我相當有限的瞭解，近代以來，日本學界在闡釋本居宣長「大和心」及國學生成上，經歷了不同階段的內面突破及轉向，一個重要的原因，在於視域或參照框架的重新選擇與調整。如何在強調日本文化主體性、獨特性的同時，回到其時國學與漢學等互文的語境，探究前現代學術中蘊含的某種現代性，而不至於落入文化封閉性的陷

---

\* 中國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，著作等身，獲得許多學術獎項。

阱，是越來越多現代學者重審歷史所持的立場。大木先生以其長期致力於明清文學文化研究，特別是晚明文學與思想的專長，從中國學的立場，重新探討明代純樸主義思想與日本江戶時代以來國學的關係，試圖由此一側給出他的基本判定，論題及其成果因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。

本演講充分運用實證的方法，一是在「童心說」「真情說」等核心觀念上，從受李贄學說影響的袁宏道、馮夢龍之言論，一直追溯至李夢陽，抽絲剝繭，細析其語境、訴求及其與真淵、宣長之異同，表明日本國學固然誕生於漢學的反題，而其運用的思想武器其實在晚明性靈文藝思潮中即可看到，通過一種平行對話，將晚明「絕假純真」的情真思想與宣長純粹無垢的「大和心」予以聯結。二是就呈現「純粹的真心」所借助的語言路徑，將晚明士人溯至經典之源、從純樸主義之角度認識《詩經》價值，視當代民歌為《詩經》後裔，與宣長高度評價並研究上古文獻的語言相比較，同樣揭示晚明文藝思潮與宣長等在思想上的某種同構性，讓我們認識到語言的發現在文化重構中的作用。

大木先生是一位非常國際化而又富於活力的日本學者，而這正喻示他的學術立場與姿態，勉力從開放、多元的跨文化視野考察他的研究對象：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，在晚明文學與思想研究一側，他會勉力找出復古思潮、晚明性靈思潮、陽明學左派間的某種精神共性，更強調晚明純樸主義思潮的會通研究；另一方面，則意圖在更大的視域或框架——整個東亞文明的思想文化進程中，給予日本近代思想及國學之生成一個新的更有說服力的解釋。對我們而言，這種開放、多元的跨文化比較研究，既成為深入瞭解日本文化的門徑，也是重新認識晚明文藝思潮的一面多棱鏡。